

第十三回：日蓮一門（下）

聖訓：「願我弟子等，作師子王之子，勿爲群狐所笑。自過去遠遠劫已來，如日蓮之師子，捨身命以顯強敵之科者難值。」
（《閻浮提中書》御書 1676 頁）

「正義」——

「我一人手持正義旗幟也」。

1979 年 5 月 5 日，在聯結世界的橫濱港前面的神奈川文化會館的一個房間裡，我寫下了如上的句子。

當時，東京和神奈川當然不在話下，以關西、四國爲首，全國各地數不盡的同志們，爲了見我一眼而踴躍來到橫濱我的跟前。

爾來三十年。現在，我要和全國、全世界的同志們，高聲吶喊「正義的大勝利宣言」。我們勝利了！

妒忌正義之人

日蓮大聖人立宗後，看到「日蓮一門」發展像旭日東昇，以鎌倉幕府爲中心的當時日本社會的反應又如何？

《法華經》確實是寶貴的經典；雖然如此，大聖人真令人眼紅——當時諸宗的邪僧，正是懷著這種妒忌的心情。

《法華經》最第一——難敵這「正義之法」，就只有以陰謀去陷害埋沒「正義之師」的日蓮大聖人。這就是當時日本的宗教界和幕府權力勾結的漆黑心理。

戶田先生經常慨嘆說：「人是會因妒成狂的動物。歷史上，不是有數不清的正義人物受盡嫉妒讒言之苦嗎？這就是現實。」

大聖人敏銳地看透了迫害正法的構圖，非常達觀。

他覺悟到大難會接踵而來，故意高舉自己的名字，說「喝破勸門」（御書 524 頁）、「折伏諸宗人法」（同 526 頁），去震撼瀰漫著邪義的日本社會的精神土壤。

弟子的「聞法下種」

把大聖人的名字宣揚，就等於把南無妙法蓮華經的大白法宣揚，也就是擴大「聞法下種」。把師匠的名字聲嘶力竭地弘揚，正是弟子榮譽的奮戰。

接觸到師匠烘烘的慈悲火焰，以四條金吾、富木常忍、南條時光為首的滿溢求道心的弟子們，放聲大喊「我們就是日蓮大聖人的弟子！」，為正義的法戰挺身。

相反地，不能放盡嗓子吶喊師匠名字的軟弱姿態，作為弟子是敗北的。不，是失去了師弟精神的證明。

於「日蓮一門」中，在大聖人滅後，也出現了因為膽怯而放棄宣揚師匠的墮落弟子。日興上人以外的五老僧，在師匠去世後，馬上暴露出他們懦弱的本性。

他們自稱「天台沙門」，把大聖人手寫的御書拿去抄紙，放棄了大聖人重要的教導。

五老僧親自截斷了「日蓮一門」的命脈，游離了師弟之道。

戶田先生指出：「大聖人在生時，五老僧也認為應該去弘揚南無妙法蓮華經。但當大聖人入滅後，開始遇到彈壓，覺得危險，就馬上說『我們是天台沙門』。」

只有日興上人，在任何的公文書信中，都挺胸稱自己為「日蓮聖人弟子日興」，堂堂申訴師匠的正義，猛然呵斥違背師匠的「強敵之科」。

日興上人如此的大鬥爭，正是真正弟子的好榜樣。

假如不追求師匠到底，高聲弘揚師匠的名字，申訴師匠的真實，就不能擴大佛法正義的命脈。

失去師匠教導的折伏精神，只會迎合俗世，破壞廣宣流布和合一——假如我們遇到如此的五老僧末流，定要與他們抗戰到底。

作為「分身」奮戰到底

把日蓮大聖人、日興上人師弟的血脈在現代繼承起來，向世界廣泛宣揚的，就是創價三代的師弟。

在《創價教育學系統》的初版封面，除了書名以外，還輝耀著金文字的牧口常三郎先生的名字。這正是在背後支撐著出版的一切的戶田先生的赤誠表露。

作為在獄中殉教的牧口先生的分身，戶田先生在戰後荒原一人奮

起立誓：「好，等著看！我定要證明牧口先生的正義。假如要用個別名，就取岩窟王（《基度山恩仇》主人公的日本譯名）吧。我要做件大事，來報答先生。」

在牧口先生去世十週年，我曾與戶田先生一起，把牧口先生的《價值論》寄贈約五十國的四百二十餘大學與學術機關，這也是令人懷念的歷史。

戶田先生說：「要向世界宣揚牧口先生的著作，使它成爲世界的名著。要努力推薦，使世人愛讀先生的著作，學習先生的著作！」

高呼戶田先生的名字

戶田先生事業失敗的時候，也正是學會最辛苦的嚴冬時期。

1950年8月，戶田先生突然辭掉學會理事長一職，原因是他經營的金融合作社被命令停止業務，而不想爲學會與學會員添麻煩。

當時我不顧一切的東奔西跑，爲了償還戶田先生的高額債務，清算他經營失敗的事業。

面對批評中傷戶田先生的狂風驟雨，我從心裡確信，現在就是色讀御書的時候，現在就是證明信心是否真實的時候。

先生曾說：「重要關頭，就可以看出一個人的真面貌。」正如他所言，一直表現得尊敬從命的人，竟然翻然變臉，咒罵先生，揚長而去。

先生喃喃自語，說「我只剩下大作一人」。

那時，我獨自一人高呼「戶田先生、戶田先生」。我認爲，大聲宣揚師匠的名字，是弟子應做的最根本事情。

慢慢地，一個又一個，真實的同志響應我的呼喊，「戶田先生門下」的自覺在組織中開始高漲起來。眾志成城，終於在1951年5月3日，迎來了戶田先生就任第二代會長的慶典。

我在1952年12月18日的日記中如此寫道：「要盡所能維護先生。有生一日就要維護先生。理由只有一個，維護先生，就等於維護大御本尊的流布。」

以這種心情，我作爲恩師的分身，作爲妙法的岩窟王，奮戰到底。貫徹了真正的師弟不二精神。

戶田先生對我說：「有你我真幸福，有如此好的弟子真高興。絕對不會忘記，靠你才有今天。」

無論他人怎樣說，學會是師弟的團體。我到世界任何的地方，總會光榮地宣揚戶田先生、牧口先生。不能如此做的心態，就是懦夫、卑劣、膽怯、忘恩之徒。

師子是勝者的王冕

現今世界各地，甚至在遠及南北美的地方，都有冠上牧口先生、戶田先生名字的道路、橋樑、公園等誕生。兩位先生，作為二十一世紀為和平與人道奮戰的偉人，廣受當地人民景仰。

這也有賴敬愛的 SGI 會員，與我同心踏步在創價師弟大道，在世界各國對社會做出輝煌貢獻所致。

把「牧口常三郎」、「戶田城聖」兩位創價大師匠的名字，向全世界堂堂吶喊，把它深深植根在人民心中，是我不朽的光榮。

作為「盾牌」、「防波堤」，我一直維護恩師。而且這六十餘年，我同樣地嚴護著佛的連帶的「創價一門」。

創價的師弟，不怕面對任何誹謗攻擊，抑壓內外的魔性，把功德與友情的和平大城擴展到世界一百九十二國與地區。

我確信，這正義的奮戰與勝利的實證，正是不斷吶喊「如日蓮」、「日蓮一門」的大聖人正統弟子的證明。

「願我弟子等，作師子王之子，勿為群狐所笑。」我以萬感交集的期待心情，把這節聖訓送贈我後繼的青年們。

佛法是「師子王的哲學」。牧口先生是師子，戶田先生也是師子。我也作為師子奮戰，勝利至今。

師子絕對不會敗，也不會受到小人策略所擺弄。師子是堂堂的勝者的王冕。

故此，年輕人絕對不應有所畏懼，要成為能打敗群狐的師子。

要像個青年，能作正義的師子吼。要把創價的真實，從生命的奧底拼命吶喊。「看看創價青年部的實力！」向天下展示信仰的偉大。

正如御書所說，「獅子王一吼，百子得力，諸禽獸皆頭破七分」（同 1384 頁），一人的師子吼叫，能鼓勵善人，能使惡人生畏懼之心。

總之要對話，因為「聲為佛事」（同 739 頁）就是言論戰。說多少，斷言多少，吶喊多少，就結多少佛緣，擴大多少正義。

越奮戰的人，越堅強聰明。這就是佛法。

首先要改革自己。只要益發吶喊師弟的正義，所有變革就從這點開始。每天，自己有所改變，周圍也會有所改變。

「師子難遇」。不可思議地，今世遇上如此難遇的師子王的師匠，能和師匠共同為廣宣流布這救濟人類的偉業貢獻，沒有比這更崇高的人生。與學會共步前進，絕非偶然的事。

各位是肩負甚深使命出現在這娑婆世界，是尊貴而宿緣深厚的地涌菩薩。

「日蓮一門乃師子之吼」（同 1238 頁）。我們正是體現這金言的佛意佛敕的一門。

5・3 元初之誓

戶田先生說：「我對信心是有自信的。不肖的我，作為日蓮大聖人的差使，於七百年後的今天到來。說創價學會是騙人的、胡來的，愛說怎麼就讓他們說個夠的。來看看結果怎樣！絕對不會敗給他們的！」（1957 年 2 月，於東京豐島公會堂的本部幹部會上）

年輕的朋友啊，開創新時代，發掘新人材，絕對取勝，讓勝利的歡呼響徹天際！

現今，世界一流的有識人士在讚賞我們「創價一門」。

美國愛達荷大學（University of Idaho）的尼古拉斯·吉爾（Nicholas F.Goer）博士讚嘆道：「為了把個人的善發展為社會的善，領導人的存在是不可或缺。以師匠為借鏡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只要有如此的民眾連帶，才首次可以達成。我們要把這昇華為人類共有的價值觀。只有靠這人類意識，我們才可以創建人本主義的新文化，創建未來。我從創價的師弟交流中，看到了這種景象。」

快要迎來師弟榮光的燦爛的「5 月 3 日」。讓我們再次在心胸中點燃「元初之誓」，共同開始新的勝利大前進！

師子之王
心心相連
團結一致
三世悠悠
無所畏懼

* * *